

我的父亲叶盛兰

叶少兰

我的父亲是叶盛兰，原名端章，字芝如，1914年生于北平。九岁进入祖父叶春善先生创办的富连成科班。始学旦角，后改小生，师从萧长华、张宝昆、张彩林、曹心泉、肖连芳、茹富兰等先生，后拜程继先先生为师。16岁出科，各班争先邀聘，主要参加马连良先生的扶风社，章遏云女士的忠信社。与马连良先生合演《群英会》《八大锤》《借赵云》《打侄上坟》等戏，并扮演众多角色。与章遏云合演《得意缘》《雁门关》《奇双会》《玉堂春》等戏。30岁成立育化社，自己领衔，演出《周瑜》《吕奉先》《罗成》《雅观楼》及《南界关》《木兰从军》等戏，开创了小生挑班的先例。35岁参加中国京剧院，演出剧目甚众，艺术成就卓著，备受观众推崇和爱戴。他在“反右”、“文革”中遭受多年迫害，身心严重受损，于1978年6月15日逝世。父亲从艺的一生多受艰辛，饱经磨砺，他全面继承发展了京剧小生表演艺术，创树了叶派小生艺术及独特风格，把京剧小生艺术推向了时代的最高峰。

叶派小生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文武兼备、清新俊雅、阳刚之美，用高超技巧准确表现不同人物的个性，文而不媚、武而不粗、儒而不俗、穷而不厌。

先父叶盛兰是一位爱党爱国的艺术家。1949年10月1日凌晨，他欢天喜地地登上扶梯，亲手把五星红旗高高挂在大门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响应党的号召，放弃挑班艺人每月一两千元的优厚收入，不惜克服生活困难，以满腔热情第一个以挑班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身份参加新中国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一团（中国京剧院前身），并担任首任团长（当时每月薪水是800斤小米，折合60元）。抗美援朝战争最激烈残酷的时期，他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



叶少兰 摄影: 王昊宸

召,不畏危险,参加了第一批赴朝慰问演出,跨过鸭绿江,亲赴炮火纷飞的战场。在头顶飞机轰炸的山洞里,踩着不平坦的土地演出“八大锤”,慰问上甘岭部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五十年代初他成为了原中国京剧院第一批被文化部评定的一级演员。1955年,他接受党和国家的委派参加第一批赴西欧进行文化交流的演出团,到访当时均未建交的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国,期间遭遇策反利诱,坚决予以斥责抵制,坚决捍卫党和国家的尊严,为新中国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开拓新中国的外交建设,特别是弘扬中华文化和京剧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前,他将珍贵的文物——富连成科班近400出的手写真迹剧本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表现了一位艺术家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父亲的一生非常注重思想的修炼,对待戏曲表演,他追求透过表象探索根本。因此他创造的叶派表演艺术技术上处处讲究,处处均是有根据的理性表演。父亲一再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明白的演员,不要做一个糊涂的戏匠,也告诫我们“没有目标和志向,没有品格、文化和思想的演员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也成不了好角儿。对艺术对人民负责、一辈子勤学苦练,是我们的本分”。他注重整体事业,从来把自己的事业放在党和人民的事业当中,他强调艺术的一棵菜精神。他注重生活,朋友中军人、农民、工人、老师、干部、学生、服务员、厨师傅、小商贩都请至客厅,促膝交流,奉为上宾,一视同仁。因此,在文

革中,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深入人心的东西(指民族传统文化)是不会磨灭的。”

父亲搞艺术创作、传承教学,认真尊重艺术规律,谦恭敬畏前人的创造,忠实地继承、积极而慎重地发展。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国营剧团团长,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严格管理剧团。在条件极差的土地上排练,从来一丝不苟,一切像舞台上一样做出来、走出来。他首先建立起来新中国第一个有组织、有纪律、准时上下班的规章制度,成为当时京剧院铁打的作风。他主张“没有严格,就没有艺术”。

父亲的一生,全身心地投入在京剧事业上,生活中从无任何不良嗜好,注重艰苦朴素的家风。从1957年政治运动被降职降薪,直到1978年故去,他以216元工资养活我们12口人的大家庭,虽然日夜演出,劳动辛苦,生活困难,但他坚持和母亲携手共克时艰,从未向组织和个人借用过一分钱。

父亲在艰苦繁劳的恶劣境遇中,抱着虚弱的病体,坚持着一个艺术家的气节和良心,十几年中先后参与包括《赤壁之战》《西厢记》《九江口》《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红灯记》《金田风雷》《卧薪尝胆》等十六出大戏的创演工作,他还应邀深入到部队,为空军编排现代京剧《飒爽英姿》,歌颂中国女飞行员的故事,为京剧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用尽了最后一份力。父亲临终前,未说一句财产与后事的话,只是郑重的嘱咐我们说“要刻苦学习,满怀信心,把京剧小生艺术继承好、传下去……”

父亲的一生,勤学苦练、尊师敬业、宽厚待人,对艺术、对观众高度负责,为京剧事业呕心沥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无私的贡献出他毕生的精力。

让我们永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发扬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坚定不移地按照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努力奋斗,为民族的京剧事业多做贡献,再立新功。

叶少兰: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任、京剧表演艺术家

责任编辑:雍文鼎